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政治经济学研究

第二卷

〔瑞士〕西斯蒙第 著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政治经济学研究

第二卷

〔瑞士〕西斯蒙第 著

胡尧步 李 直 李玉民 译

胡尧步 校



商务印书馆

1983年·北京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政治经济学研究

第二卷

〔瑞士〕西斯蒙第 著 胡尧步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0015-7 F·4

1989年6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89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字数 184 千

印数 4,800 册

印张 8 1/4 插页 4

定价: 4.20 元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出版说明

我馆历来重视移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从五十年代起，更致力于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的古典学术著作，同时适当介绍当代具有定评的各派代表作品。幸赖著译界鼎力襄助，三十年来印行不下三百余种。我们确信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够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些书籍所蕴藏的思想财富和学术价值，为学人所熟知，毋需赘述。这些译本过去以单行本印行，难见系统，汇编为丛书，才能相得益彰，蔚为大观，既便于研读查考，又利于文化积累。为此，我们从1981年至1986年先后分四辑印行了名著二百种。今后在积累单本著作的基础上将陆续以名著版印行。由于采用原纸型，译文未能重新校订，体例也不完全统一，凡是原来译本可用的序跋，都一仍其旧，个别序跋予以订正或删除。读书界完全懂得要用正确的分析态度去研读这些著作，汲取其对我有用的精华，剔除其不合时宜的糟粕，这一点也无需我们多说。希望海内外读书界、著译界给我们批评、建议，帮助我们在这套丛书出好。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1987年2月

152/6

目 录

第一部分(续篇) 论领土财富和农民的生活状况·····	1
第 十 篇 论罗马农村里农民的生活状况·····	1
第十一篇 如何召回罗马农村的居民和恢复生产·····	47
第十二篇 论殖民地·····	84
第二部分 论商业财富及以商业财富为生的人们·····	125
第十三篇 论人类社会的经济组织·····	125
第十四篇 制造业如何为国家作出贡献·····	161
第十五篇 论过去对实用工艺的保护及今天能给予 的保护·····	195
第十六篇 论货币、流动资本和银行 ·····	218
第十七篇 论非物质资本或债权·····	250

第一部分(续篇) 论领土财富和 农民的生活状况

第十篇 论罗马农村里 农民的生活状况

当初，我们不打算把对领土财富的研究扯得太远。在本书的第一卷中，我们汇集的几篇文章，论述了最著名的民族为其农民所安排的不同生活状况，以及这种生活状况产生的限制或增进普遍繁荣的效果。我们认为，某些值得注意的事实比对某些原则进行新的论述更具有说服力。我们也想将这些研究的续篇留给我们的后辈，他们会从中勾画出关于领土财富理论的全貌，更确切地说，通过研究领土财富，由他们找到保证人类社会幸福的方法。

我们承认，我们尚未取得多大进展以实现这种愿望，因此觉得有些气馁。有位才智横溢的作家在一篇关于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的文章（1836年12月《日内瓦万有文库》）中写道：在我们这里，“对他的呼吁并不是没有反响；他的教诲使人得益之多可能是他自己也想象不到的；当今日益增长的生产对产品分配，并通过分配对社会福利产生恶劣影响，这是从科学中得到的真理。”^①恰巧相反，我们认为，我们所阅读的所有政治经济学著作，甚至上述文章，都

^① 第6册，第266页。

提醒我们,我们的呼吁仍未获得反响:没有人重复、发展和应用由我们首先陈述的真理。我们已经看到,我们已在不止一个问题上获得胜利,但是这种胜利也仅仅是以沉默代替往日的喧嚣而已。我们看到,我们的论敌已经承认我们早已提醒注意的很多现象,对这些现象,他们开始是否认,尔后又含糊其词地承认,他们仅仅是改变方式以便和我们作斗争。他们尽管不断地退却,已将我们的大部分理论占为己有,但是还不得不拒绝我们的原则,好象拒绝这些原则就是拒绝我们的整个理论。因此,我们能将真正的政治经济学,即家庭和城市的规律,托付给后辈照料并使这门科学结出硕果,这样的时刻还没有到来。

我们是这样区分财富学和政治经济学的:财富学^①把财富当作目的,或象人们期望的那样,抽象地看待财富;而政治经济学则把财富看作获得社会幸福的手段。我们看到,这种区分已开始为人们所承认。我们也看到,财富学派有位杰出作家纳索·西尼尔,他本人承认,在他的科学中是不谈人的幸福的。他说:“立法的主题不是财富,而是人类的幸福;政治经济学(应读作财富学)的主题不是幸福,而是财富。而经济学家所要得到的结论,不管这些结论是否真实和全面,也不能允许经济学家提出一种实际可行的建议。提这种建议是政治家和研究立法的作家们的任务。”^②当然,如果这种沉默是经济学家的职责,那末,他们迄今很少尽到责任;他们向来也没有得到过这样一种结论,即他们的要求能立即实行,也从来没有安排或相信安排过这样一系列活动,这些活动既能增加财

① 财富学(Chrématistique),又译理财学。——译者

② 《日内瓦万有文库》,第6册,第247页。

富，又不会贬低那些具有错误和落后思想的人们和那些固执己见的人们的名声，这些人就是指出上述理论弊病的人。此外，我们还要问西尼尔先生本人，他对这个问题保持沉默，与他的先驱者的说教不是一样令人失望吗？他是否相信，当他承认某种经济活动正在增加财富并毁掉幸福时，而且在增加财富与毁掉幸福二者之间只是强调前者，这就算是对人类尽了职责吗？当他说“这样干才能多挣钱”时，他是否相信，对他所说的“必须这样干”这句话，任何人都不会听吗？

撇开增加财富的目的不谈，我们坚持将财富学或对增加财富方法的研究看作是一门骗人的科学；我们坚持将政治经济学看作应是对上帝为维护人的善心与和蔼而赋予人类社会的伟大律法的探讨和应用；我们坚持将我们的努力用于人类的进步而不是物的进步，用于谋求人类的幸福而不是用来获取财富；对于人们向我们宣称的那些传闻，我们既不相信也不同意；我们相信，我们还应该重复过去向全世界各国发出的呼吁：多关心你们的农民吧！因为他们既是国家中人数最多的又是最重要的阶级；审慎的政治经济学应该满足这个阶级最大的幸福；农民又是这样一个阶级，有时在危险的财富学的驱使下，贪财使之蒙受过很多痛苦。

此外，偶然的会使我们得以实践在本书上册中阐述过的那些原则，使我们能够研究一些新的国家，而每一次新的实践都向我们证实了那些原则的真理性；事实检验学说，对我们过去也感到吃惊和费解的那些事实，一旦用我们力求符合社会科学的新的观点来考查，它们就会脉络分明，不言而喻；财富学的原因和伦理学的效果之间的因果联系也一览无遗，通过这种实践，使我们所揭示的

原则又在一个新的高度获得了可靠性。

在我们即将出版社会科学论著的第二册时，我们得在罗马逗留更长的时间。从我们第一次访问这个古老的首都到如今，已经过去了三十年，离上次访问也已经二十年，然而，除去考察的目的有所不同以外，这三次访问的印象几乎都是一样的。

每年，成群结队来到罗马的大多数游客并不是把这座伟大的城市看作首都，看作是享有享受权利和人的发展权利的芸芸众生的生活场所，以及看作是绘画、雕像和名胜古迹的博物馆，形形色色的艺术品一饱游客们的眼福。在他们的心目中，罗马城的16万或18万居民只不过是城市的附属品。此外，大多数游客浮想联翩，想看的只是城市诗境般的风景；如果这个遍布坟场的城市，这个到处留下埃及人、埃特鲁立亚人、希腊人、罗马人以及先后征服和压迫过当地居民的蛮族的文明遗迹的城市，它不留下一点人类的哀伤，游客们也是会感到扫兴的。中世纪的伟大人物和教士曾将这种文明传播到欧洲。罗马街上徘徊的衣服褴褛的乞丐，广场上晒太阳取暖的闲人，他们目光炯炯，动作敏捷，从来不慌不忙，无所事事，在那些怀着诗情雅意的游客看来，这些人比起现代城市的工匠来，似乎更为标致漂亮！这些游客对身着褴褛衣衫、游手好闲、穷极潦倒的人们感到遗憾，而且，可能在这种遗憾中，还有对工业主义使现代城市的穷人经常处于穷极潦倒处境的反感，而他们是从未感受过这种处境的。在大街小巷，人们经常能碰到长长的教士行列，这是长期以来享有盛名的圣城的极好的陪衬，并使这个圣城保存了特色。公共建筑和私人宅邸皆已黯然失色，街上污泥满地，道路破碎，到处零乱不堪。牛群伸着长角，到处漫游，它们野性

难驯，骨瘦如柴。在这个古罗马帝王的城市里，家禽到处乱窜，对人毫无惧色，如同生活在寂静的村庄。这种景色对富有想象力的罗马孩子们增添了诱惑力，因为它证实了人的一统局面已经结束。确实，这种景色可以轻而易举地说服那些沉湎于往日废墟而联想翩翩的游人，他们不必象在其它都会一样，受充满猜疑和不安的警察的监视。画家和业余画家，多愁善感的旅行家十分赞赏罗马的农村，在一望无际的原野上，拉普伊的牧童、阿布鲁齐的农夫、马尔凯的刈割者不再来此问津，这里已找不到农户，找不到土生土长的居民，找不到人们热爱土地的痕迹，也找不到至少有三百年历史的人类古迹，如今已成为一片废墟了。这块土地尽管肥沃，如今已经荒芜，自从罗马执政官时期不再耕种后，好象不再生长庄稼、树木和葡萄。同时，画家们却赞叹反映荒野和自然风光的景致的丰富和热情的色调。

我们应该承认这种感觉和激情对我们来说是格格不入的；由于感官缺陷，艺术享受也与我们无缘。我们很想激起对雕塑和绘画的热情，但是我们没有这种闲情。我们曾听说过的罗马农村的美丽景色，也只是在眼前一晃而过，留下的只是一片闪光。使我们更为激动的是建筑学的杰作；但是，在那些古迹中，如果有一些使我们想起了智慧和道德的光荣岁月的话，大多数是由于体积庞大和外表漂亮。这些也不过是说明土地的主人很富有，他们曾驾驭自然，役使他人。如果劳动成果未曾给过他们享受，他们也不会相信千万个不好使唤的劳动力的成果。

因而，我们虽然眼力不济，我们的思想却习惯于注意那些吸引游客的诱人的风景。我们不能享受真正的美景，我们感受到的是

它所缺少的东西，这比其它的一切可能更使人感慨万分。由此得出结论，罗马是我们所知道的、我们呆过的地方中最凄惨的地方之一；对我们来说，它之所以凄惨，并不是人们那种淡薄的伤感，因为这种感情和我们相距甚远，而且是使我们超越种族观念，它使我们既看到伟大又看到贫困；我们在罗马感到的不是这种伤感；相反，这种伤感在世界别的地方更能感觉到；但是，通过这种景象，我们看到的只是很大一部分人处于贫困、毁灭败落的境地。在坟墓之间，我们已看到临死的人躺在床上，听到他们的呻吟声，死亡临近，情况迫切，以致在这种情景面前，我们难以沉湎于梦幻似的回忆中。

首都周围的四个省即阿格罗罗马诺、萨皮纳、坎帕尼亚-马蒂马和帕特里莫尼亚-圣皮埃特罗的农业人口，即农村人口已经消失。这4个省面积达3,881平方公里，可是，这里可能没有一个真正的农民。从首都出发，朝某一个方向走去，走20—30里地，人们找不到一块由当地人耕种的土地。从海滨一直绵延到阿布鲁齐山脚下的小丘陵地，伸展着一块人们称作平原的凄凉荒野，地势的起伏似层层叠浪，在其它地方，人们称这种荒野为丘陵和山岳；在夏天，空气发出一股恶臭，凭眼力找不出原因，因为哪儿也找不到沼泽和死水坑。这里土壤十分肥沃，犁耕的痕迹到处可见，然而，它在十年内只翻过一次，播种和收获等农活都由来自远方的外地人承担，几个星期后，他们又返回家乡。坎帕尼亚地势平坦，地面上长满野草。在帕特里莫尼亚，染料木和欧石南绿荫遍地；沿着海边还有一片广阔的森林。当人们靠近翁布罗内时，在牧场中心，大橡树就象是果园中栽培的林木；但是，这里也和别处一样，找不到居

民。意大利引以为荣的能言善辩的教士吉赛浦·巴尔比利，他怀着善良的愿望，用富有哲理和诗一般动听的语言，描述过这片荒野。“你想，周围几公里都是满目荒凉，旷无人烟，万物萧条，我的心情会是怎样。在这种凄凉偏僻的地方，游客们在生活上得不到任何帮助，遇到强盗袭击也束手无策。四周一片沉寂，只听见令人伤感的飒飒的风声和叮咚的泉水声。隐约可见的茅舍没有一丝炊烟。路边没有教堂，也没有十字架，不能对无依无靠的心灵给予安慰。无论是在平原上，在山岗上或是在蜿蜒曲折的山谷里，到处都是荒凉景象。并且，这种景象一直延伸到大城市的城墙脚下。”^①

在罗马以东 10 里至 30 里地区，有一片丘陵，这里过去居住着萨宾人、埃克人、赫尔尼基、阿尔班人。^② 这片丘陵的部分地区覆盖着橄榄树、葡萄树和果树，稀稀落落地散布在田野上，茁壮的庄稼更增添诱人的景色；然而，更深入仔细地研究就使我们认识到，这里也没有农民，如果没有每年都来这里的外地工人的帮助，给地里送肥的活计就没法完成。

罗马是欧洲的中心，有过光荣历史，那里气候温和，土地肥沃。因而，将整个农民阶层从这里赶走或毁灭，这是骇人听闻、令人吃惊的事件，使来到这个首都的游客触目惊心。因为它是文明古都，是基督教世界的中心，二千年来，它对世界大部分地区要过贡品。

越过荒野，游客来到了这座雄伟的城市。从地平线眺望，圣彼得教堂的圆顶映入眼帘，在这种距离，人们看不见别的建筑。几个

① 巴尔比利致作家的书简，见他的《著作集》。

② 萨宾人(Sabins)、埃克人(Èques)、赫尔尼基(Herniques)、阿尔班人(Albains)，都是意大利古民族。——译者

世纪以来,这个教皇城市的人口不断增长。但是,过寄生生活的居民靠基督教徒付给教皇的贡品过日子,奴仆们靠世俗的和宗教的大领主付给的工资,还有讲排场时付给仪仗队的钱,最后,还有慈善机构以及宗教机构的施舍。穷人收入的三种来源已被榨取殆尽;而各国君主竭力缩减臣民付给罗马的贡品。当西班牙、葡萄牙、美国和印度削减交纳的贡金时,财政就十分拮据了。这时,贵族辞退大部分他们所不需要的仆人,这些人在过去是给他们打仗的;日益穷困的修道院也只好取消一部分每天的配给品。过去有收入来源的老百姓在城里干不了手艺活,到农村也干不了农活,只好沿街乞讨,但是,施舍也越来越少了,他们受冻挨饿,日子越来越苦,最后一命呜呼;这些人住在屋檐下,在大街上到处流浪;古代的废墟加上现代的废墟,今天的罗马就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的。在懒散和贫困中,城市人口增长了,这是游客们得到的第二个印象。

每年来这个基督教首都访问的外国财主总有 15,000 到 2 万人。他们在这里吃喝玩乐,挥霍钱财,这笔钱过去几乎是罗马居民的唯一收入。这些外国财主很可能谁也没有看到我们刚才指出的两个事实,但是,大部分外国财主也不能指望无能的政府,即这个教士掌管的政府干什么好事,任何人也没有为这个政府承担的职责任作什么事情。轻微的指责经常隐藏着严厉。人们不怜悯那些迫不及待去判别人罪的人,不再注意某种任务的艰巨性,而只是说应该完成此项任务的人是无能之辈。人们事先编出一套理由,说教权政府是不合情理的政府。然而,当人们将这种政府与那些不负责任的政府,以及那些不稳定和权力得不到保证的政府相比较时,

找出一些荒谬的理由以说明这个政府是低劣的也并非难事。确实,如果有人要问,人们喜欢授权给什么样的人,谁都可以这样回答:应该挑选才智与品德出众的人。但是经验表明,在这个社会里,难以找到两全其美的人,世界上找不到什么缺点也没有的人。但是,在各行各业中,教士是最具有纯正品质的人。他们在开始接受教育时,就要求他们教人民学习伦理学,而且经常结合学习人类的法律和哲学来学习神学。在各种人中,他们应该是最懂得是非与处世之道的,他们所受的训练应该最能保持纯正的品质。而行为不端的人会损害神职的尊严,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将不得不放弃神职。

如果在宗教团体中,这些保证能吸引和维持比其它行业更多的有道德的人,那末,这些保证就能更有效地招请有识之士。教会已经采用了两个民主原则之中的一个,即容许所有的人从事各种工作,同时,教会放弃了另外一个原则,即保证大众的权利或保护一切人们。任何一个人,不管他出身于哪个等级,都应该完全有机会得到教会中最崇高的荣誉,并且只是因为智慧超群,也能得到教会政府中的整个权力;政治组织应该经常维护这种光彩夺目的平等的荣誉,很多法国有识之士偏爱自由,并且把它当作本世纪最伟大的成就。罗马教会并不因出身而给予任何特权,它在社会最卑微的阶层中选择主教,直至教皇,只要这个人智力超群,能胜任红衣主教或教皇的职位就行。今天,虽然有人对教皇政府怨气冲天,但也该承认,比起其它欧洲国家来,教皇的臣属中才能卓越者比劣迹昭著者更多。

然而,我们并不认为教皇的政府是这样的政府,即那些服从于

它的国家有权对教皇政府提出要求,这个政府应有力量摆脱目前陷入的致命的困境,它应该促进臣民物质和精神的进步,使他们不致堕入社会底层;人民群众的不满似乎是很普遍的,嘴上说的都是牢骚话,甚至说它已丧失昔日的威信,人民在思想深处和感情上已不再支持它。我们曾经说过:一切有无限权力的政府、一切不负责任的政府都必然会变成滥用权力的政府。被授予最高权力的那些人,不管他们是多么值得称道,如果他们不依靠人民,这种权力还是会将他们腐蚀。自从再次建立教皇政府以来,它废除了各省的自主权和市政宪章,以及所有能限制政府的人民权力机构,这个政府变得更糟糕了。这个政府老朽了,就象领养老金的老人一样,因此,人们已经感到这个政府将寿终正寝,天长日久,它将断送前途。统治这个政府的人不是靠能力而是靠权术,因此,它是软弱无能和害怕人民的,害怕人民也就说明它的错误有多么严重。而教士们习惯于把自己当作道德的主宰而不是奴仆,因此,教士们不把人类社会最好的保证,即对道德的尊重,当作原则、规则和法律。但是,在个人享受优惠待遇和特权方面,它完全是自行其是的。最高权力机关每前进一步,都要碰到有权有势的人物和有钱人的反抗,而它也不得不屈服于他们的压力。最高当局考虑问题不是看是否正确,而是看是否会得罪权势人物。但是,这些严重缺点是宗教国家所共有的,也不致因此而引起罗马附近省份的教区的田地荒芜,因为在马尔凯、佩鲁新、罗马尼阿、博洛奈等省没有类似的问题,那里的农业人口很多,人丁比较兴旺。

因此,我们不把罗马附近4个省的田地荒芜归罪于政府,这个问题牵涉面广。在我们看来,这是经济现象而不是政治现象;这种

现象更引人注目,并使我们惊恐万分,因为这是我们从事的职业而经历的现象,也是日常所作的努力的结果,这种现象的产生是现代文明必然的结局。给我们带来的社会趋势是,大国不断吞并小国,将小额财富聚集成巨额财富,积累资本,扩大农庄,增加一块又一块领地。然而,对事实观察的结果更使我们证实老普利尼^①以前说过的那些话,当同样的奢侈品,同样的财富积累,当上帝为众人准备的财产只是集中在少数人手中时,大多数人必然处于依赖地位并受奴役,然后,农夫也被驱逐。普利尼说,在那些寻求真理的意大利人看来,“那面积无边无际的地产已经搞垮了意大利和它的行省”。^②

罗马农民目前所处的境况,其它国家是不能理解的,如果不研究它的历史,不研究它经过什么阶段才会落到此等状况,那是很难了解其究竟的。罗马国农民,过去人口众多,勤劳能干,而今天几乎完全被消灭了,这是很奇怪的和有教育意义的;但是,要找到历史事实的痕迹也很困难,因为财产从这个家族转移到另一个家族,财产的分散和集中几乎都是静悄悄地进行的。编年史家虽然了解一些不很重要的事件,然而,在他们的著作中也并未提及。确实,在契据和公证人的证书中,也可以找到土地所有权转让的一些纪录,但是,这也仅限于大领地,是在贵族和权贵人物之间进行的。有些贵族失去了爵位或者徒有虚名,这比失去财产本身付出的代价还要高。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土地所有者和农民之间的契约往

① 普利尼(Pliny l'Ancien,公元23—79年),古罗马博物学家,著有《自然历史》。——译者

② 此段文字,引自普利尼的著作(《国家历史》,第17册,第6章)。——译者

往没有文字形式,因为在中世纪,农民不识字,领主也不识字,因此,为了相互方便和使双方都放心,领主和农民就订立口头协议。但是,我们还是设法描绘一张罗马国土地转移的图画。为了了解情况,我们有时经常得求助于猜想,并以猜想代替事实,大家对此不必大惊小怪。

为了解释现代罗马的状况,我们不得不回溯到古罗马时代,甚至意大利最古老的历史。在真正自由、真正繁荣、人民尚武的时代,意大利的各个城邦都是独立的,每个城邦都可能受到邻邦的攻击,每个城邦经常将收获物置放在城郭内的围场里。农民种地可以不必离开城市的住宅。根据蒂图-李维^①的叙述,在整个罗马王朝年间,或到罗马历 244 年,教区财产所有制还没有建立,每天早晨,农夫赶着牲畜出城耕地,直到太阳落山才回城。当阿尔巴龙加城被洗劫一空后,在罗马城的西留山上安顿了该城的居民;萨宾人住在卡皮多尔山上,拉丁人住在阿万坦山和雅尼居尔山。相反,当时还处于罗马统治下的城市仍保留着农民。当科拉蒂亚城的革命推翻了塔尔甘王朝^②最后一位国王时,为使居住在该城的农民不给罗马通风报信,国王的卫队被逐出城市。

人们可能把这种经营方式称作城市式的,它不能容忍在田野里有孤立的房子,而是要把房子联成一片,有共同的围墙,以便共同防卫和确保安全。在其它国家,在社会秩序没有足够保证的地方,如普罗旺斯、西班牙、意大利其它地方,也实行这种经营方式。

① 蒂图-李维(Tite-Live),生于公元前 59 年,古罗马历史学家,著有《罗马史》。
——译者

② 塔尔甘王朝是公元前五世纪的王朝,被推翻于公元前 510 年。——译者